

世界文豪书系

川端康成十卷集

CHUANDUANKANGCHENG SHIJUANJI

1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川端康成

川端康成十卷集

第一卷

雪国·名人

高慧勤 主编

高慧勤 张云多等 译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川端康成十卷集 / (日) 川端康成著; 高慧勤主编.
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0.5

ISBN 7-5434-3777-5

I. 川... II. ①川... ②高... III. 文学 - 作品综合
集 - 日本 - 现代 IV. I313.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24250 号

The 10 - Volume Collection of Yasunari Kawabata's Works
Copyright© (Originally Published
in Japan 1921 ~1972) by Hite Kawabata

书 名 川端康成十卷集(全十卷)

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印 刷 深圳(宝安)新兴印刷厂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27.75

字 数 3.017 千字

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2000

书 号 ISBN 7-5434-3777-5/I · 496

定 价 38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

高慧勤

川端康成是位难以把握的作家。——日本一位著名评论家这么说。

他创造的艺术世界，意蕴是那么朦胧，情境又那么飘忽，令人颇有些费解处。

倘说他是美的追求者，他在作品里却时时表现美的毁灭，美与死亡常常结下不解之缘；

倘说他是女性的膜拜者，有时又不那么热切，甚至还投去冷漠的一瞥；

倘说他是官能的崇尚者，却只是发乎情而止乎憧憬，还以遐想的成分居多。

在纷繁的人世，他是孤独的，悲哀的。在



他构筑的艺术殿堂里，你看到的是一幅幅忧伤的浮世绘。

浮世绘，是江户时代（1600～1867）的市民艺术。其中“浮世”二字，原初写作“忧世”，意谓“世道多忧”，系佛家用语。后来才转指无常、虚幻而短暂的现世。所以，浮世绘所表现的，大率皆市民阶层的世态风俗和现世欢情。画师们以新鲜的感觉，观照自然人生，率真地表现主观意象。那春愁撩乱的痴男怨女，那揽镜自怜的青楼艺妓；雨夜里啼月的杜鹃，暮色中积雪的山径；春日的飞花，秋天的落叶……构成一片清幽淡雅的世界；那色彩，绚丽中带些枯涩，明艳中流露出哀伤，点染出一派十足的日本风情。

川端康成的文学，不也展现了这种景象，这种意绪？而浮世绘，在十九世纪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和印象派画家看来，正是最能代表日本情趣、体现日本美学的艺术。

在《独影自命》一文中，川端曾表示，“决心要成为日本式的作家”，很早便以继承日本的美学传统“自期”。作为唯美派作家，川端之前，代有才人，若永井荷风、谷崎润一郎、佐藤春夫辈，在他之后，似乎除了因“殉教”而剖腹自杀的三岛由纪夫，便音沉响绝；作为现代派作家，川端正是日本的开山祖师之一，与同时代的横光利一、中河与一、稍后的堀辰雄等，成为战后野间宏、中村真一郎、大冈升平、大江健三郎、古井由吉、黑井千次等一大批现代派作家的先导。川端康成恰好站在这个分水岭上，或者说是交汇点上，集唯美派与现代派于一身。唯美主义与现代派的美学追求似乎是牴牾而背悖的，而在川端那里却相得而益彰。所以，他是独特的，师心自用的，令人刮目相看的。

“天涯孤儿”

三岛由纪夫曾说，川端康成是“永远的旅人”。

诚然——“永远的旅人”。但岂止是永远的，抑且是孤独的……

川端康成确乎性喜旅行。“一月当中，望有十天能外出旅行”，“凡事都愿在旅行中做掉”^①。果然，他的重要作品，据说半数以上都写于行旅途次。例如，《伊豆舞女》，写于风光明媚的伊豆半岛；《雪国》秉笔于多雪的北国汤泽温泉；记京都风物人情之胜的《古都》，就作于流连京都之时。沿途的景物，观赏之余，不仅能使他心理趋于平衡，更能启发他的文思。坐在旅馆一隅，“便能忘怀一切，兴起尖新活泼的灵感”。

一般说来，难离故土，心念家园，是人之常情。但川端康成算是例外，他“没有家庭观念”，即便婚后，也不知有多少次，为不能旅行而“常常怨恨束缚手脚的家庭和需要赡养的妻小”。尽管故乡生他育他庇护他，使他从心底感到亲切温馨，可是“放浪无赖”的他，却愿浪迹天涯，纵横海内。处处是家，又处处是他乡。他仿佛一个朝圣者，怀着追寻远方梦境的心情，遍寻“日本的故乡”。惟有在漂泊之中，才更能感触到那“自古以来日本的乡愁”^②。而这种漂泊，对川端康成具有更多的心灵上的意味，是一种精神的修炼；既是他人人生之旅，也是他艺术之道。他把徙流无定视若自己的命运，从中体验孤

① 《我的生活》，《川端康成全集》新潮社1982年版第33卷第58页。以下凡引《川端康成全集》均简称全集。

② 《自著序跋》，全集第33卷第569页。



独与忧愁的况味，同时又具有一种肯定天地万物的品格，从大自然中获致新鲜的感动。

“天涯孤儿”，是川端康成自况之语。身在客边，自会生出乡愁旅思。这种乡愁旅思，又引发他的身世之感。情满于怀之余，兴来神往之际，便倾注笔端，洋溢乎字里行间。——这正是川端康成精神姿致的一种显现。

“天涯孤儿”一语的质直含义，便是孤儿的意识，孤儿的悲哀。幼小时的人事萧条，生死伤痛，深深融在他的情感里，精神上。孤儿的悲哀不仅构成他早期创作的基调，同时也贯穿于他“全部作品，整个生涯”^①。因此，要想认识这位难以把握的作家，还得追本溯源，从他人生之旅的起点——他的童年谈起。

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，一个取名康成的男孩在大阪呱呱坠地。父亲川端荣吉是个颇具文人气质的开业医生，兼能汉诗，长于绘事。可是，在川端康成两岁时，因患病撒手人寰；一年后，母亲又病故。幼失怙恃，被领到“大阪与京都之间的乡下故里”，由祖父母抚养。祖父母生有子女五人，都先老人而去世。所以，对这点仅存的骨血，年幼体弱的孙儿，少不得娇生惯养，“盲目慈爱”。而长年跟老人厮守一起，孩子也不免养成离群索居，落落寡合的性情。七岁上小学那年秋天，又逢祖母下世，从此便同又聋又瞎的祖父相依为命，过着凄凉寂寞的岁月。母亲临终曾留下一笔存款，由姨父按月支给，可是月不敷出，经济日渐窘困。祖孙二人孤零零住在村子一隅，与人少有来往。亲朋故旧也相继疏远。偶有稀客上门，祖父竟会感激得老泪纵横。可以想见，祖孙老小生活是何等孤单，何等惨澹，

^① 《独影自命》，全集第33卷第294页。

何等索漠。

祖父常年缠绵病榻，家中除一名每天来帮忙收拾的老女佣外，别无人影。放学回家，内无应门之人，更无问寒嘘暖的亲情。川端伴着风烛残年的祖父，在空阔静谧的宅子里，感到异常的孤独与寂寞。“祖父的那份孤独，似乎也传给了我”^①，性格愈发趋于内向。《源氏物语》和《枕草子》成了他的手边书，引发他“少年不知愁”的感伤情怀。三年后，一直寄养在姨父家、终生仅见过两面的姐姐，也悄然死去。到他虚岁十六岁那年，就连祖父这惟一的亲人也归天了，将他一人撇在茫茫人海。“一股无边的寂寞，忽然袭上心头，感到自己竟是孑然一身”^②。

祖父的死，使他无限凄惶，再也没有一个亲人可以依傍，明天将怎样过？直到这时，他才真正深味孤儿的悲哀，同时不能不引起他思考生死问题。以他当时的年纪，固然还不可能从祖父的死，参透人生的本质，进行哲理的探求，但他知道，死亡是人生无法逃避的归宿，大限到来，在劫难逃。死亡给祖父挫折失败的一生画上句号，他感到人的一切营求努力终归徒劳。人生是多艰而悲哀的。其《十六岁的日记》，已透露这个消息。

还在祖父垂危期，川端康成预感老人为日无多，写下九天日记，记叙祖父临终前的病情。这便是十一年后发表的短篇小说《十六岁的日记》。这是川端为祖父镌刻在心版上的一篇墓志铭，也是他无所依傍的孤独内心的宣泄。

虚年十六岁实际仅十四周岁的川端，以其冷峻的目光，凝

① 《无意中想到的》，全集第28卷第375页。

② 《送葬的名人》，全集第2卷第78页。



视一个生命的寂灭，谛视人生的无常。朴素平实的叙述中，交织着复杂的感情和心理，既有怜惜祖父的深情，也有少不更事、对看护病人的嫌恶。寥寥数笔，便勾勒出一个孤苦老人临终时的辛酸，通篇流溢着悲凉的情韵。这种悲凉的情韵，川端日后将其升华为一种审美要求，构成其作品的基调。这篇早年习作，川端自己十分得意，认为该算作他的处女作，“是优秀的”，“难以动摇的作品”^①。

正当人生刚刚开始，需要温柔慈爱的年纪，死亡的阴影便不断出现在他周围，使他有种“早逝的恐惧”，担心活不过父母去世的年龄。他“少年的悲哀”，早已不是淡如轻烟、半带甜蜜的感伤，而成为一种终生的精神负累。

祖父死后，过了七七，他便抛别故乡，住到舅父家，开始寄人篱下的生涯，辗转于学校宿舍与公寓之间。十四五岁，正是性格逐渐形成的重要时期。生活的自立能力尚不具备，但自我意识却又格外强，川端原本性格内向，“在这种不幸和不自然的环境中长大”，一方面使他更加多愁善感，同时也养成他固执别扭的脾气。寄人篱下，言谈举止不免处处要察颜观色，揣摸别人心思，变得十分敏感，非常神经质。对自己的境遇，总要时时细加审视。他嫌恶自己，认为自己是“吃白食，受施舍”，无人爱，也无人需要的“多余人”。他不敢坦言自己的不满，更不肯向人投去一抹乞求爱怜的目光。他失去了快乐而自由的少年的心。“离群的危机”，与人的隔绝，少年的孤独感，在他生活中发生重大变故之后，就日趋强烈，有增无已。他把自己一颗“怯懦的心，封闭在渺小的躯壳内”，养成一种“孤儿习性”。这种“孤儿习性”，扭曲了他的性格，自己也深为苦

^① 《自著序跋》，全集第33卷第575页。

恼。他希望能摆脱孤僻，渴望得到人间的温暖、友谊和爱情。不论是谁，只要对他“表示些许好意，哪怕是那么一丁点儿，都像甘露一般润泽我的心田，使我感激涕零，成为我感情生活的滋养。”^① 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“感情的乞儿”。

直到一九一七年，川端十八岁中学毕业后去东京，人生出现一个转机，才打开他的心扉。他考进东京一高英文专业，结识许多新朋友。友谊暖人心，他开始走出自己狭窄的天地，决心“净化和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”，深感一味戚戚于自责和反省，只能徒然消耗生命的朝气和清新。他逐渐树立起自信，相信扭曲的性格应能纠正，该当大胆攀登人生的顶峰。

一九一八年，在一高上二年级的秋天，由于厌倦学校的寄宿生活，更为了摆脱缠绕不去的苦闷——“少年时代留下的精神病患”，便独自一人去伊豆半岛旅行。“我都二十了，由于孤儿脾气，变得性情乖僻。自家一再苛责反省，弄得苦闷不堪，抑郁不舒，所以才来伊豆旅行。”^② 这是《伊豆舞女》中的一段话，道出了作者那孤儿的悲哀和青春的忧郁。这是篇第一人称的小说，主人公少年川端，途中遇到一伙江湖艺人，彼此便结伴同行。他们心地善良，情感纯朴，待人热诚，使他体会到人情的温暖，尤其那个天真未凿的小舞女，对他表示一种温馨的情意，使他内心萌发一缕柔情。一句平平常常的话，说他“是个好人”，内心里便会有种“说不出的感激”。他好似看到一线光亮，长久以来苦恼着的内心，一下子忘怀了得失。往日的执拗别扭和受人施舍的屈辱感，顿时烟消云散。“一种美好而纯净的心情油然而生，不论人家待我多亲昵，我都能坦然接

① 《佛像与轿子》，全集第21卷第153页。

② 《伊豆舞女》，全集第2卷第318页。



受”。“我任凭眼泪簌簌往下掉。脑海仿佛一泓清水，涓涓而流，最后空无一物，惟有甘美的愉悦。”^①小说俱系纪实，没有虚构，充满青春的诗意，抒情中透露出川端式的哀愁，但也只是淡淡的。这篇小说成为日本青春文学的杰作。

“旅情和伊豆的田园风光”，使川端抑郁的心情放松开来，柔和起来。大自然抚慰了他。从此川端几乎年年要到伊豆住上一阵，潜心写作。旅行写作，成为川端的一种习惯，也只有像他这样无家可归的孤儿，才会养成这种到处为家的习性。旅途中产生的作品，自有一种诗意的乡愁。而且，旅行也是净化感情之一途。“我曾十几次，几十次怀着生的痛苦，来到这天城山麓。”^②所以，川端康成把伊豆看成他的第二故乡。

第一次从伊豆旅行回来后，川端显然变得开朗得多，与同学的交往也多了起来。

然而，命运仿佛总在捉弄川端。新生活的转机才露，新的精神危机又接踵而至。

一九二〇年九月，川端康成从一高毕业，升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。这个英才济济的最高学府，在他面前展现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，是他日后辉煌的文学生涯的起点。川端在念到二年级时，爱上一名十六岁的咖啡馆美少女，并订了婚。可是还未出一个月，女方突然毁约他去。川端虽多方努力，终于无可挽回。正值他青春意识刚刚觉醒，处在人生的转折时期，失恋的伤痛给他以新的打击，使他再次陷入精神危机。“内心的波澜极为强烈，影响我达几年之久”。其实，岂止几年，那“哀

① 同上书，第324页。

② 《少年》，全集第10卷第168页。

伤漂泊的思绪，不绝如缕，从未间休”^①。

自幼所经受的丧事、孤独、失恋，种种人生的创伤，看似偶然，凑到一起，形成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，“影响了我对世事的看法”^②，铸就他悲观虚无的人生态度。但，孤儿的悲哀，失恋的伤痛，悲剧性的命运，对川端康成作为小说家来说，未必就是不幸。“我人生中种种幸运的机遇，不正是因为我是孤儿才碰上的么……”^③ 少小时同衰老病弱的祖父为伴，内心的孤寂驱使他去亲近自然。常常一人跑到空寂的山陬，眺望风景。并爱爬到树上，放声朗读《源氏物语》、《枕草子》等古典名篇，感到无可言喻的美。有时到河边看千帆驶过，倾听水拍船舷，风吹帆篷的声响，沉醉于午后水色的变幻，芦苇摇曳的姿致……每一瞬间的变化，都给他带来新的惊喜。住到舅父家后，清早到野外去看日出，走在田间小径上，芊芊芳草，露珠犹零，仿佛分外柔嫩。中学住校时期，晚上靠窗躺在床上，望着清冷的冬月，沐着月光睡去，觉得简直是种幸福。后来发现旅行这胜事，在羁旅中体味乡愁，获得情感的补偿。天上的日月星辰，地上的山川草木，总之，大自然的一切，都能给他喜悦与安慰。亲近自然，一方面培养他的感受力，丰富他的幻想力，同时也孕育了他的诗人气质。

川端康成上中学后，便立志要当作家。这既是少年人的人生志向，同时也缘于内心体验的表现欲望。“人禀七情，应物斯感”，他需要宣泄自己满溢的情感，不由自主的要表现自己独特的感受。于是，文学便成为诱发他青春梦想的最好方式。

① 《文学自传》，全集第33卷第96页。

② 《现在与今后》，同上书，第17页。

③ 《无意中想到的》，全集第28卷第376页。



他的诗人禀赋，便把他人生中的种种不幸，孤独和哀愁，统统化为一种调动“创造潜能”的审美心理，成为他受用无穷的创作源泉。

感觉与表现

本世纪二十年代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在欧洲兴起的未来主义、表现主义、达达主义等文艺思潮，相继介绍进日本，推动行动主义绘画、表现主义戏剧等现代艺术的萌现。当时，川端康成正沉湎于失恋的痛苦与生活的窘困之中。

且看他日记中的自白：往事不可追，“只弄得我黯然神伤……那哀恋的深情，那浪漫的浓绪！只能强忍住涌上来的泪水……于她真可谓一往情深，始终不渝……”“几个月来，日夜相思，魂牵梦萦”。“命运之线，终于断了么？可是，刻印在我心版上的她，怎能抹去？”^①言下颇有些失魂落魄的样子。

他把失恋的原因，归之于一直缠绕自己的孤儿习性和“境遇造成的心理缺陷”。“自责，自嘲”，“变得漠然”，“看事情的眼光也混浊不清”，最严重的后果是对自己的才干失去了信心。他要写自家的身世，写恋爱的哀史，可是陷于苦苦相思，竟致文思阻塞，笔底枯竭。雪上加霜的，是经济上也靠借当卖文度日。“二十四岁那年，最穷困不过，没有零用钱，乘不起电车，买不起邮票。一收到刊登拙作的杂志，立即卖给旧书店，换取烟钱。到七月份，一件蓝地白花的布和服还押在当铺里，无钱赎回，身上仍披着去秋穿上身的旧夹袍。底边都磨破了。友辈看不过去，送我一件单衣。因为没有像样的和服，不论去什么

^① 《独影自命》，全集第33卷第340—347页。

地方，都穿着帝大的制服，令文人雅士看了直皱眉头。”^①“近来生活毫无意趣，穷窘拮据，萎靡不振，很不健全，实在厌倦之至……”^②

不论精神状态抑或物质生活，川端都处于危机之中。为了治疗感情创伤，让交瘁的身心得以休歇，又去重访他的第二故乡——伊豆的汤岛温泉。原打算写这次失恋经过以为排遣，草就的却是一篇《汤岛的回忆》。其中一部分是对初次伊豆之行，途中遇小舞女的怀念，后来把这一节重加改写，自成一个短篇，此即被誉为日本文学史上抒情名篇的《伊豆舞女》。回忆的另一部分，是写住中学宿舍与同室清野少年的友情，颇有些同性爱的意味。川端对此也不讳言，认为留在他心上的印象，或许比小舞女还要深些。这可理解为少年时对情爱尚处懵懂阶段，孤独使他对人间爱极度渴望的一种异常表现罢了。伊豆舞女与清野少年，都在他人生失意之际，予他以真情的慰安和生活的勇气。所以，在失恋的痛苦中，怀念两位陌路知己，以求得情感上的平衡，亦是极自然的事。

川端虽然生来孱弱，多愁善感，内里却很有韧性。他差不多从来“没有自暴自弃”，给命运压垮过；对自己的行事，自己的愿望，一向都是“乐观的”。他以谦抑的宽容，原谅了昔日的意中人，没有一句责备，没有半点怨恨。“她的生活已告一段落。我对她的情意也成一段往事，事已过去，何须怨恨！”他将痛苦深埋心底，向往事默默告别，开始向未来奋进。

一九二三年元旦，川端的同学北村喜八，正为一份美术刊物撰文介绍达达主义，引起未来诺贝尔奖作家的莫大兴趣。几

① 《佛像与轿子》，全集第21卷第157页。

② 《独影自命》，全集第33卷第336页。



天以后，川端再次去北村处探讨表现主义和达达主义等新思潮。他若有所悟，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刻下在开始考虑新表现和新创造问题。应当有个转变，以拓新境界。岐阜一文^①，应尽快结束。但愿不久便能朝新方向突奔。”国外的新思潮，同他的思绪一拍即合，更予发扬蹈厉之力。“对象征主义，以及最近的表现主义和达达主义，都能理解，且颇有会心。”^②激起他若干想法，诱发他一片雄心，促使他从感情的泥淖中自拔出来，投身于文学创作事业。这一时期他的文学创作处于酝酿萌发阶段，“开始认清自己的价值，依稀看到自己的目标”。这目标，今非昔比。他不再关心旧文坛，而是一个人苦心孤诣，“找到了一种新的感觉方式”——新感觉主义！

当时，日本的文学界对历来的“私小说”、“心境小说”，感到不满，纷纷进行艺术探索，作品题材和表现方法有很大突破。无产阶级作家固然以崭新的面貌崛起于文坛，就是新一代资产阶级作家也大胆打破传统的写实主义，借鉴西方现代派手法，出现了“新感觉派”以及继起的各种艺术流派。川端康成正是新感觉派的一员骁将。

一九二四年，川端大学毕业，没有去谋取职业，却会同横光利一等同窗好友，创办了一份叫《文艺时代》的刊物。刊名是川端康成拟定的，因为他认为，未来的时代是“由宗教的时代走向文艺的时代”；过去，“宗教高踞人生及民众之上，而未来的新世纪，将由文艺来占据这一位置。”^③这时，有一批年轻作家雄心勃勃，在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推动下，肩负一种使

① 系指描写失恋的短篇《南方的火》。

② 《新文章论》，全集第32卷第24页。

③ 《〈文艺时代〉发刊辞》，全集第32卷第413页。

命感，向旧文学发难，旨在“打破文艺沉滞的局面”，掀起一场破坏现存文学的新感觉运动。

“我们的任务就是革新文坛的文艺，进而从根本上革新人生的艺术及艺术观。”^① 因为，“旧有的文艺，缺乏激动现代情绪的力量”^② “没有新的表现，便没有新的文艺；没有新的表现，便没有新的内容。而没有新的感觉，则没有新的表现。”^③ ——川端康成乍登文坛，便振振有辞，宣告一个新的文学流派的诞生；随着一代新作家的脱颖而出，文学史也掀开了新的一页。如果说，芥川龙之介是日本传统文学的最后一位大家，那么，川端康成、横光利一等新感觉派作家便是第一代的现代派作家。新感觉派从其诞生之日起，以其反传统特点，便显示出与西方现代派文学有相通之处。

“新感觉派”的名称，是文艺评论家千叶龟雄提出的。他在《文艺时代》创刊不久，便撰文指出这批作家重视感觉和讲究技巧的共同倾向：他们对气氛、情调、情绪具有强烈的感受能力，以暗示和象征手法，通过描写瞬间感觉，仿佛从一个洞口来窥探人生的奥义。其感觉之新颖，表现之灵动，使鉴赏者感到一种惊喜与愉悦。——新感觉派的特点，确实被千叶龟雄第一个拈了出来。

千叶龟雄的命名和概括，《文艺时代》作家群基本上是认同的。不过，作为一个文学流派，还缺乏系统的理论表述和深厚的理论基础，正如川端康成所说，日本的文坛有文学史家和文艺评论家，却没有文艺理论家。新感觉主义的是是非非，虽

① 《〈文艺时代〉发刊辞》，全集第32卷第414页。

② 《等待明天的文艺》，全集第32卷第442页。

③ 《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释》，全集第30卷第174页。



然争论不少，但对至关重要的“感觉论”，却鲜有精辟的论述。构成感觉的生理机制是什么？感觉，同其表现的媒介——语言，是什么关系？这种语言媒介又该如何运用以表现新感觉？新感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？各家评论似都没有论及。但这些问题，理论上需要作出解答。川端康成便肩负起为新感觉派作理论建树的重担。故在新感觉运动的初期，川端与其说以小说家起作用，毋宁说在评论上的成就更引人注目。

他对这份工作十分热心，积极，《文艺时代》的发刊辞固然是出于他的手笔，创刊号的编辑，也是他和片冈铁兵分劳的。对川端说来，新感觉运动不仅于他本人，而且于整个文学界，都是意义深长的，“决心让这个刊物完成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使命。”川端后来回顾说：“《文艺时代》那时候，我虽然为新感觉派多少做过一些论辩，但作为文艺理论来看是不足取的，那些言论是不能承当文学运动之羽翼的。”^①平心而论，他对新感觉的解释，理论上的阐述，还是比较明确，切中肯綮的。他力排众议，在《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释》等一系列文章里，阐述了新感觉派作家的理论根据与创作方法。

川端康成强调的重心，是新的感觉。他申明：“表现即内容，艺术即表现”^②；因为，没有表现，无以了解作者所要传达的内容。但是，如果没有新的感觉，便不可能有新的表现，从而也就没有新的内容和新的文艺。“新酒不宜装入旧酒囊的”^③。而新的感觉，在表现手法上自应和以往有所不同。若要表现眼睛与蔷薇这两件事物，过去说：“我的眼睛看见了红

① 《独影自命》，全集33卷第434页。

② 《新文章读本》，全集第32卷第204页。

③ 同上书，第208页。